



十九史略十

天

11伊8
1834
10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下之五

前進士廬陵 曾 先 之 編次

松塢門人番陽竹窩余進宗海通考

唐

○代宗皇帝初名俶封廣平王為元帥定兩京封

楚王改成王已而為太子改名豫至是即位誅

李輔國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率諸將及

回紇援兵兵史朝義大敗之賊將李懷仙斬朝

義以降兩京謂長安洛陽以賊將張忠志鎮成德軍賜

誅李輔國

諸鎮
自為
黨援

吐蕃
入寇

姓名李寶臣常山驍為薛嵩鎮相衛邢洺貝磁

等州相去聲洺音名具布蓋反田承嗣鎮魏博

德滄瀛等州魏滄瀛三州屬河東李懷仙鎮盧

龍幽州號盧朝廷厭苦兵革若冀無事因而授

之諸鎮自為黨援河朔敢抗朝命始此冀望

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

將也使郭李為將肯如是乎

廣德元年吐蕃入寇帝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

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書法曰播越

緩辭也奔急辭也走賤辭也○二年流程元振於漆州漆音

西南元振初附李輔國輔國死元振專權自恣

尤甚忌諸將有大功者皆欲害之吐蕃入寇元

振掩蔽不以時奏致上狼狽中外切齒至是流

之切齒言恨○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上之幸

陝也光弼不至上恐遂成嫌隙撫之加厚及在

徐州擁兵不朝麾下諸將不復尊畏光弼愧恨

成疾而死書法曰綱目卒子儀號官爵謚具郭

代宗播越光弼擁兵不赴國難君子病之故雖

史記五下

僕懷誘統蕃寇

固恩回吐蕃

則不若是矣是以大臣不可不以不知學 ○永泰

元年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

懷玉為留後賜名正已書法曰賜名非甚惡甚

親逐節度而使為留後且賜之名不振其矣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

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回紇

受盟而還吐蕃夜遁雜虜謂吐谷渾党項奴刺也涇陽縣名屬安西○書

法曰書受盟何不以足加首也然與請盟異矣懷恩之死也二虜爭長

不睦子儀遣人說回紇共擊吐蕃先是懷恩欺

回紇謂子儀已死使至回紇不信曰郭公在可

得見乎使還報子儀與數騎出使入傳呼曰今

公來回紇大驚藥葛羅執弓矢立陣前子儀免

胄釋甲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

子儀亦下馬執手與之語取酒相與誓約而還

吐蕃聞之宵遁諸軍與回紇共追大破之長上聲說

音稅使騎呼令皆去聲子儀時為中書令故曰令公藥葛羅回紇帥也

胡氏曰孔子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行矣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

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眾力戰之功惟忠

幽州將李懷
殺州

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
為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
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紇
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偽說
而僥倖哉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
庶幾歟

三年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仙詔以
希彩知留後○大曆五年魚朝恩伏誅朝恩專
總禁兵勢傾朝野嘗判國子監升座講鼎覆餗

盧龍殺朱
希彩

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
笑者不可測也朝政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
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載乘間奏其專恣
不軌遂誅之餗音速間去聲○易曰鼎折足覆

天下之任而非其人至於覆敗乃不
勝其任可羞愧也頭干也懌悅也○七年盧

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詔以朱泚代之將

謂孔目官○十二年誅元載貶王縉為括州刺

史載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會有告其
圖不軌者上乃誅載而貶縉有司籍載家財胡

清楊
儉縮儉縮

翺分

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十斗為斛稱去聲○以
揚綰常袞同平章事綰素清儉制下之日朝野
相賀郭子儀方宴減坐中聲樂五分之西京兆
尹黎幹駟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
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綰相三月而卒上痛悼
之曰天乎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揚綰之速也
翺分 翺音翺 翺音翺 翺音翺 翺音翺
范氏曰揚綰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
如此况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

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治
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
胡氏曰郭公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郭公成
人之美者也幹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
德化服之心者非也謂子儀有揚威跋踣之
態者亦非也

十四年田承嗣卒

先是承嗣反陷相洛衛州上發諸道兵討之承嗣懼表請

入朝謝罪上赦之至是卒以其姪悅代之○書法曰承嗣卒不書魏博節度使何削之也承嗣
直筆所不容也故特削之○淮西將李希烈逐

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希烈忠臣之族子也
○帝崩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三曰廣德永泰大曆
曆太子立是為德宗皇帝

史斷曰代宗少遇亂離老於軍旅即位之初
餘妖未殄乃能仗郭李之精忠憑諸將之戮
力剪除凶醜克復京師厥功懋矣然帝性仁
而不勇委靡太過而剛斷不足遂使太阿之
柄倒移於下故雖能罪三宦誅元載其初亦
由寵任之過而其末又皆未得為盡善焉至

於專事姑息遂殺主帥命為主帥遂為後來
故事綱目尤深咎之而當時之所加意者不
過置百高座講仁王經作章敬寺廣度僧尼
出孟蘭盆褒贈亡僧唐室大壞實基於此故
司馬公論肅代二帝以為此兩君者明不足
以燭理武不足以決疑向微郭子儀之忠李
光弼之智則天下已非唐有意謂是夫

德宗皇帝名适自雍王為太子至是即位○
常袞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潮州屬廣東

○常袞

崔祐甫
官多
親故

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不預朝政衮
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祐甫既而二人
表其非罪上以衮為欺因貶之而相祐甫潮音
並祐甫欲收時望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曰
人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擇
久不敢不慎非親非故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
涉為行皆去聲
司馬公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
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

太平
可望

公也苟賢矣以非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天
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
所遺亦多必也舉之以眾取之以公而已不
置毫髮之私於其間則無遺賢曠職之病矣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縑上欲受之
恐見欺却之則無辭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
士因以賜之正己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風庶
幾可望使勞將皆去聲幾平聲○以揚炎同
平章事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崔祐甫薦炎

作兩
稅法

自道州司馬入相既而祐甫病不視事不次者謂不以

品次但少○建中元年始作兩稅法兩稅謂夏秋輸也

○書法曰於是租庸調法盡廢矣故書始唐初

賦斂之法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

調玄宗之末版籍寔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

趣取辦無復常准下戶不勝困弊卒皆逃徙調斂

皆去聲趣促同勝音升○至是楊炎建議先計

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民量出以

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入無丁中以貧富

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

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上用其言

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在法論見調論皆

氏曰所用謂官吏俸給上供謂朝廷供用元居

為主寄居為客也丁中租庸調說見高祖武德

年七 范氏曰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戒始

而終廢蓋禁暴之法雖具而誅求之意常出

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意而不奉法逆意有罪

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炎旨

三旨一言希合揚
炎之意也

胡氏曰晏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足食之功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
劉晏忠州屬晏善治財計自肅宗代宗以來領
戶部度支鑄錢監鐵轉運等事以同平章事充
使通漕運幹監利制百貨之低昂軍國之用賴
以充足然又典利權衆頗疾之又與揚炎不相
悅竟貶忠州人希炎旨告晏怨望上遣人縊殺

之度音鐸使去聲○以同平章事充使謂為相
而兼度支轉運監鐵等使也幹旋轉也希炎

儀尚鬼藍盧
卒子郭色面祀

罪不至死而置之死欲以服奸雄之心難矣

二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
王武俊斬而代之○以揚炎盧祀同平章事炎
既殺劉晏朝野側目上惡之擢祀為相炎未幾
罷祀藍面鬼色有口辯上悅之祀陰狡欲起勢
立威少不附者必置之死地惡相皆○尚父太
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書法曰魏官
爵謚具終綱
目一人子儀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三十年功蓋
而巳矣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嘗遣使至

魏博田承嗣西望拜之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
 今為公拜校中書令凡二十四考家僮三千人
 子七婿皆為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
 盡辨領之而已年八十五而終為公不為去聲
氏曰唐制一歲終一考功子儀自乾元元年拜相至是九二十四考領點頭也
 胡氏曰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入臣而衆
 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
 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矣

李希烈反○兩河用兵府庫不支數月兩河謂河南河

括富商諸錢
 增道稅間除
 架除陌錢
 法

北先括富商錢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請

供增諸道稅稅錢每千增二百○四年行稅

間架除陌錢法判度支趙贊奏行二法所謂稅

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所謂除陌錢法者公

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

貿易者約錢為率敢匿者罪之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范氏曰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
 功不務養民而先用武民愁怨激而成亂
 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必有意外之
 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上天
奉天

朱泚
號秦
大

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

襄城縣名屬汝

州涇原皆州名涇屬陝西原屬鞏昌

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過

京師犒軍惟糲食菜餼衆怒作亂入城上出奔

犒口到反餉也糲音庚麤也食音似飯也亂兵奉太尉朱泚為主司

農畑段秀實謀誅泚不克泚召衆議稱帝秀實

唾其面大罵以笏擊泚額血濺地泚殺之遂僭

號大秦皇帝尋改國號漢先是有術士桑道茂言數

年後有離宮厄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

備非常上從之至是遂奔奉天奉天郡名屬陝西今乾州泚

犯奉天李晟率兵赴難渾瑊擊泚破之奉天圍

解晟音盛難去聲下同渾音鬼姓也瑊音絨名也李懷光赴難亦破泚

兵至奉天欲入白盧杞之姦杞隔之不得入見

上表暴杞惡衆論亦喧騰咎杞上不得已遠賤

之見音現

范氏曰德宗性與小人合故其去小人也難

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

斥盧杞之徒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豈

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王武俊 李悅 納上 表謝 罪烈 希號 借

上奔 梁州

李晟 克復 長安

興元元年大赦陸贄勸上罪已以謝天下詔下

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王武俊田悅李

納先是皆反自立為王至是皆去王號上表謝

罪李納李正○李希烈僭號希烈見赦文自恃

帝○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上於奉天行宮庶

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

未行而遷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聞志上即

命去○李懷光反帝奔梁州○魏博兵馬使田

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緒承嗣之子悅

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京城謂晟露布至行

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簾不移廟貌

如故上覽之泣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

也簾音巨為去聲○露布謂書克復之事建

車駕還長安○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先是真

卿為盧杞所陷遣奉使希烈所人言失一元老

為國家羞至賊中留之將二歲不屈竟為賊所

縊死為使皆去聲為○貞元元年朱滔死以劉

怦為幽州節度使書法曰田承嗣嘗反矣書卒

車駕 還長 安

史記卷五十五

馬燧 平河 中懷 李光縊 死

也綱目一字

○馬燧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

死赦懷光一子收葬其尸罷討淮西兵

西即河東郡○書法曰書赦懷光一子何存厚也懷光之反盧杞激之也綱目正本故其死

不書伏誅而赦其一子○二年淮西將陳仙奇

殺李希烈以降以仙奇為節度使仙奇為其將

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

希烈兵勢日盛會殺之舉眾來降詔因以領鎮少誠素狡險為希烈所寵故為之報仇

胡氏曰仙奇為國誅賊賞以節鉞是也少誠

黨賊而殺僊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殺兆淮

蔡之亂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

吐蕃入寇詔渾瑊等屯咸陽○三年渾瑊與吐

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

書法曰與者何自我之辭也然則其受侮也有以取之矣是役也延賞為之先是吐蕃尚結贊據益夏州李

晟嘗破其一堡渾瑊馬燧各舉兵臨之懼而請

和卑辭厚禮求於燧燧信而請於朝晟曰戎狄

無信不如擊之同平章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

言和便遣瑊與盟吐蕃伏兵劫之瑊走免

尚結贊吐蕃將也益州屬甘肅堡寨也初尚結贊畏晟燧瑊曰去

吐蕃 劫盟

數音 朔○

此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晟因燧以求盟
欲執瑊以賣燧使併得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
失瑊而止上由是惡焉燧罷其節鎮延賞慙懼
謝病免去上聲間惡皆去聲○初吐蕃畏晟欲
以計去之乃入鳳翔直抵城下曰李令

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延賞乘
間譖而罷之故曰離間晟也

范氏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
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李晟之功社稷是賴而
德微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
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

術顛倒見義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
民罪莫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
死於牖下幸矣

以李泌同平章事上與泌從容論即位以來宰
相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所以
為姦邪也儻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泌有謀略
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為相未三歲而
卒從音勿
好去聲○八年以陸贄同平章事○九年太
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

陸贄
忠贊

胡氏曰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處七年而死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十年陸贄罷為太子賓客

坐論裴延齡姦邪故也

○十一

年貶陸贄為忠州別駕

別駕即治中

贄自奉天以來

宣力最多隨事論諫剴切百奏帝追仇盡言又

被判度支裴延齡譖故貶

剴音該切也

初夏縣陽城

以處士徵為諫議大夫夫人皆想望風采在職七

年而不諫韓愈作爭臣論譏之

處上聲爭論皆去聲○夏縣屬

陽城
書考
下

州解及贄貶城率諸諫官守闕論延齡姦佞贄無

罪時朝夕且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

白麻壞之慟哭於庭遂沮

壞音怪沮慈呂反○朝夕言不久也脫儻

若也白麻寫詔敕紙也

城左遷國子司業後又貶道州刺

史治民如治家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

拙考下下

道州屬湖南字愛也考校也言若考校其功則當下下也

胡氏曰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

事細碎信為有失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皆

無大事可言乎開悟君心必有其漸防遏姦

倭倭必於其微微陸相見踈延齡被寵豈一日之
 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其用力多而見功
 少矣故君子以為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
 也絲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庭非慟哭
 之地故如城所為山人處士踈野之態耳雖
 然讜論一發正氣凜然陸免於死裴不果相
 其有功於唐甚大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在
 翰林諫爭十從六七自為相十從三四故愚
 惜其去之之晚有違乎不可則止之義也

十四年吳少誠叛侵壽州○二十一年帝崩在
 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三曰建中興元貞元初政
 清明者二歲而盧杞用矣叛亂相繼末年姑息
 而已太子立是為順宗皇帝姑且也言苟且少安息也
 范氏曰德宗享國執政尤多而大弊有三曰
 姑息藩鎮曰委任宦者曰聚斂貨財蓋本夫
 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思不能推誠御物尊
 賢使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
 欲削平僭叛刻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

隕膽破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
思其窮窘則聚斂倍克益甚於初自古治愈
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
者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
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
所從來者漸矣

○
順宗皇帝名誦方為太子時有善書者王伾善
棋者王叔文俱出入娛侍因言某可相某可將
幸異日用之密結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

王伾
叔文
用事

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
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交日與游處蹤跡詭秘
莫有知其端倪者德宗崩太子即位先是者風
疾失音五閱月矣伾叔文等用事

誓死不_二相背負也詭詐也
秘密也端倪猶言頭緒也

伾音丕處音
杵○死交言

范氏曰天下至大祖業至重故古之教太子
者左右前後必皆正人然猶或不能成德德
宗乃使技藝博奕之徒侍太子豈不愚其子
乎蓋疑賢者導其子之為非而不疑於小人

亦不思而已矣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

書法曰未至卒何惜之也

○帝

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上在位僅八月改元
永貞太子立是為憲宗皇帝

史斷曰順宗寢疾踐祚奸邪肆志近習弄權
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得為賢矣

○

憲宗皇帝名純年二十以為太子監國尋受禪

貶王伾王叔文伾病死叔文賜死其黨皆遠貶

其黨謂韓泰韓晔柳宗元劉禹錫韋執誼陳諫凌準程异也

○元和元年太

反劉關

命琳楊惠拒

反李錡

求沙陀降

上皇崩○西川節度副使劉闢反命神策行營

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

從同平章事杜黃裳所薦也

○夏

州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斬之○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二年鎮

海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張子良執錡

送京師斬之

錡音奇○杭州號為鎮海節度

○三年沙陀來降

以其酋長執宜為陰山兵馬使

長上聲○沙陀月氏別種西突

厥蕃裔也

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每戰以為前

鋒後疑其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帥眾

歸唐置之靈州用以征討皆捷冠去聲鵠本作

擊之義○鵠取擣邠宣公杜黃裳卒邠音自黃裳以後

相繼為相者武元衡李吉甫裴垪李藩李絳皆

賢相垪嘗為吉甫疏入才三十餘數月用盡翁

然稱為得入垪音忌疏去垪器局峻整人不敢

干以私干求也藩嘗為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

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則狀也何名批

敕垪薦之為相知無不言批之謂於制敕批寫

用白紙書之絳鯁直吉甫善逢迎絳每與爭論

於上前上多直絳鯁音梗○直絳謂時在朝如

崔羣白居易等皆讜直元和之世朝廷清明以

此易音異讜音黨直也○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兵

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賜名弘

正書法曰書賜名遣裴度宣慰賜錢百五十萬

緡犒其軍六州百姓皆給復一年軍受賜歡聲

如雷成德兗鄆諸鎮使者見之相顧失色歎曰

徭強者果何益乎鄆音運徭音強去聲○給

柔服也○十年以裴度同平章事初彰義節度使

奉請田
貢吏興

吳元
東侵
畿掠

吳少誠死弟少陽自領軍府少陽陰養亡命少
陽死子元濟自領軍府繼兵侵掠及東畿詔發
十六道兵討之淮西號彰義軍亡命謂有罪逃亡免死之人也平盧節
度使李師道請赦元濟不許度宣慰淮西行營
還言淮西可決取上悉以兵事委同平章事武
元衡師道素養刺客姦人客請密往刺元衡則
他相必爭勸天子罷兵矣元衡入朝賊暗射殺
之又擊度傷首射音石上怒討賊愈急以度為相
曰吾倚度一人足破賊十二年以度兼彰義節

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督諸軍進討倚猶唐

鄧節度使李愬先擒賊將丁士良吳秀琳李祐

釋而用之用祐計雪夜七十里引兵入蔡州城

擊鵝鴨池混軍聲鷄鳴入據元濟之外宅元濟

登牙城拒戰已而就擒檻送京師斬之檻上聲唐

蔡三州名皆屬汝南淮西既平上寔驕侈先是已用李逢

吉同平章事又用度支使皇甫鑄鹽鐵使程异

進羨餘有寵並同平章事朝野駭愕元和之政

非矣鑄音博异音異羨音彦餘也言進賦外之餘物也○十四年遣中

迎佛
骨至
京師

斬李
道師

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刺史

先是功德使上

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請迎之至是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望捨施惟恐不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極諫乞以投之水太上大怒貶之○書法曰書至京師何遠也於是自鳳翔迎之終綱目書迎佛骨二而凶穢之禍無不立見憲宗十四年正月迎佛骨明年正月崩懿宗十四年正月迎佛骨是年七月崩然則事佛求福反更得禍韓愈之言信不誣矣

○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裴度罷為

河東節度使

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

○十五年

帝暴崩於中和殿

書法曰純也昌為不書弒罪唐之君臣也弘志弒逆舉朝

恬然不能究覈書暴崩所以深罪之也然則其與非弒何別焉崩而書地異其文所以易其事

也上服金丹多躁怒在右獲罪有死者人人自

危宦者陳弘志弒逆其黨諱之但言藥發在位

十五年改元者一曰元和太子立是為穆宗皇

帝

史斷曰憲宗嗣位之初委任賢相朝廷清明

有足稱者而又慨然發憤志平僭亂能用忠

謀不惑群議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為之

疑盜發都邑屠害元臣而不為之懼故能削

平猾逆剪除亂階及世難漸平驕侈日生姦

人皇甫鎛鎛以聚斂見幸直言裴度以極諫見棄以宦者為館驛使以柳泌為州刺史脩麟德殿浚龍首池甚者迎凶穢死骨於京師斥諫爭直臣於嶺外未幾金丹之藥方試而陳弘志之謀遂行可勝歎哉

○穆宗皇帝名恆即位改元長慶四年崩太子立是為敬宗皇帝

史斷曰穆宗踐祚之時年幾三十身處大喪柩方在殯不能明詔公卿推舉弒逆罪人遽

李裕丹六
德獻宸箴○

與羣臣釋服開大宴浚魚藻池幸華清宮縱情棄禮遊戲無度於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而帝亦不旋踵而即世焉周公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亦罔或克壽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穆宗敬宗之類歟

敬宗皇帝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湛徒減反○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宸六箴辰音以狀如屏風以絳為質故

曰丹 一曰宵衣以調視 二曰正服以調服 三曰

罷獻以調徵 四曰納誨以調誨 五曰辨邪以調

史記卷五下 二十一

羣六曰防微出以譙輕上不聽遊戲無度性復褊

急宦官動遭捶撻皆怨夜獵還宮酒酣為宦者

劉克明所弑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日寶曆江王

立是為文宗皇帝褊音扁

胡氏曰敬宗免崔發之死聽韋處厚而寤李

紳宣慰李渤而擢劉栖楚納李程而罷營殿

賞宴遊之諫而賜錦綵聞瑤臺之諷而宥李

漢覽失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宸之箴而答

優詔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說

而減般費沮逢吉所引而伸李紳采言者所

陳而禮裴度知洛宮荒弛而罷東巡凡此十

餘條方之德宗豈不優哉特以幼少之時不

親師傅故卒以荒淫遇弑而隕養太子不可

不慎古帝王之慮深矣

○文宗皇帝名涵穆宗子也為宦者王守澄所立

後改名昝為去聲○太和二年親策制舉人書法

親策何譏也躬親策之而不知劉時宦者益橫

建置天子在其掌握權出入主之右無人敢言

劉蕡對策

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之考官歎服而不敢取中第者裴休李郃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頽厚上疏乞回所授官於蕡不報橫中論皆

去聲蕡音墳郃音合○物論猶言衆論也頽厚謂面皮厚而不知慚愧也

范氏曰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

將有用於時不使之泯沒而死也聖人順天

理而感人心歛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

之施其所有以為國家之用則賢者無不得

李訓謀宦
誅官

其所而民物亦無不得其所矣唐則不然抑
過之廢斥之使身老巖穴不為世用豈不違
天理

九年李訓舒元興鄭注等謀誅宦者不克仇士

良殺訓注元興及王涯賈餗等餗音速○書法

官也其首訓何首謀也注亦首謀則曷為而先

元興不使御史先宰相也然則見殺則後元興

何淺謀取敗者訓注也元興則特與聞其謀耳

涯餗則又不與聞者故殊之而書及綱目之權

矣注本宦者王守澄所引訓又為注所引得

見守澄守澄薦於上侗儻尚氣有文辭口辯多

權數上悅之為去聲訓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

正上意其可謀大事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

者為已任數音朔訓既與注勢位俱盛頗忌注託

以中外協勢出注鎮鳳翔協和也進擢宦者仇士

良以分守澄之權訓同平章事請除守澄遣中

使鳩殺之使去聲注始與訓謀至鎮遣壯士數百

人護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送然後殺之無遺

類訓心以為如此則功專歸注乃謀先發鎮謂

令人奏金吾廳事後石榴有甘露宰相率百官

拜賀後勸上往觀上令宰相先往視訓陽言非

真上顧士良帥諸宦官往視士良等既至見風

吹幕起執兵者無數驚走告變訓呼金吾衛士

等上殿僅擊死傷宦者十餘人知事不濟而走

石榴木名花紅實可食士良等命神策兵殺金吾吏卒執

宰相涯餓元輿等誣以謀反腰斬之訓之謀惟

元輿知之他相實不知也自是天下事皆決於

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訓為人所殺傳首注亦

為鳳翔監軍宦者所殺為傳皆去聲

天轉於司
下決北

范氏曰文宗憤宦者之弑逆而欲除之當擇
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
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
矣乃與訓注為詭計欲用兵甲於陞城之間
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
是以一敗塗地幾亡社稷非徒無益而愈重
禍蓋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
也

開成四年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

書法曰書

裴度
威望遠
夷達

官書謚書度自憲宗時罷相後無意世事治園

池有綠野堂子午橋等別墅之勝與詩人觴詠

自娛穆宗敬宗時皆嘗一入輔政至上之世亦

嘗平章軍國重事與時浮沉而已然四朝將相

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安否以身

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聖承與反田廬也四

朝謂憲穆敬文也○五年帝崩上即位之初勵精求治

去奢從儉中外翕然謂太平可冀然制於宦寺

竟不能有為嘗問宰相何時太平牛僧孺答以

太平無象末年嘗問近臣朕何如周赧漢獻對
者憮然上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殆
不如也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二曰太和開成第
穎王立是為武宗皇帝治去聲
去上聲

史斷曰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太和之初
出宮女放鷹犬省冗食策制舉戒宦者衣羅
縠禁獻奇巧織織麗凡前代宦官女子奢慾
聚斂神仙浮屠之事纖毫無有可謂賢矣然
仁而少斷委靡不立議者以此少之嘗以累

世變起禁閹尤側目於中官志欲除之而任
用非之欲以一朝譎詐之謀剪除累世膠固
之患卒至蹀血禁門積尸省地公卿大臣駢
死牢戶連頸赴戮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
自比獻赧可悲也夫

○武宗皇帝名湮穆宗子也文宗嘗立敬宗子成
美為太子臨崩欲以成美監國宦者以為立不
由已廢之而立湮為太弟遂殺成美而即位後
改名炎湮音塵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在穆宗

裴度
薦德
裕為
相

初為學士以李宗閔者嘗對制策譏切其父吉甫恨之構貶宗閔自是各分朋黨更相排軋者垂四十年更音庚軋烏八反○譏切吉甫事見通鑑憲宗元和三年構貶宗閔事見穆宗長慶元年排軋謂損片傾陷也在文宗時德裕為侍郎裴度薦其可為相宗閔有宦者之助遂相惡德裕逼已而出之且引牛僧孺並相相與排擯德裕之黨惡去聲尋以德裕鎮西川德裕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險易遠近皆若身歷練士卒葺堡障

僧孺
罷

正人
指邪

以備邊易音異○南詔國名在吐蕃將悉恒謀以維州來降維州本漢地入兵之路吐蕃得之號為無憂城德裕極以得此州為便牛僧孺以為不可納以城併叛將歸吐蕃誅之境上極慘酷牛李之怨自是愈深維州屬四川今威州歸猶還也僧孺尋罷德裕入相宗閔亦罷宗閔再相德裕又罷二黨互相擠接文宗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德裕連被貶黜擠音躋排斥也接音院引助也夫上聲易音異及上立召德裕相之德裕言於上曰正人指邪

邪人為

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在人主辨之上嘉
納德裕追論維州事悉恒謀加褒贈德裕乞追
獎忠魂故

贈悉恒謀
右衛將軍

胡氏曰維州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
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虜
不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實事也
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匡蒲人所以要
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
為是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

劉從
諫卒

恒謀沮歸附之途僧孺以小信妨大信也下
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耻追獎悉恒謀
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
非之辨也

會昌三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為
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澤潞歸為
昭義節度李德裕謂澤
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累朝
置之度外澤潞近在心腹若又因而授之威令
不復行於諸鎮矣三鎮成德魏
博幽州也上問何以制之

三恃鎮者所

作楊亂弁

曰鎮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鎮無能為也遣重臣諭鎮魏討之鎮謂成德魏謂魏博詔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使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鎮魏悚息聽命二鎮兵與朝廷所遣行營將王宰石雄各進討輔車謂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河東都將楊弁作亂逐節度使遣中使馬元實曉諭且覘之元實受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弁音便胡蚩占反窺

去相加僧
縱事皮彌

視也須猶宜也言宜也早與弁為節度使也德裕詰之辭屈奏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支持也河東兵出戍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大原恐妻子被屠乃歸擒弁送京師斬之屠戮也未幾稹勢窮蹙潞人殺之以降澤潞平加德裕太尉衛國公潞人指郭誼初文宗時劉從諫入朝牛僧孺李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其患至是德裕言於上遂貶僧孺為循州長史流宗閔於封州長上聲循州封州並屬廣東

勿使
親近
儒生

胡氏曰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其心其心
不正如正君何德裕欲報私仇而未得其便
乃於成功之後因行中傷之計非惟武宗志
已驕息德裕之量亦滿矣又烏能納其君於
持盈守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不學也

四年詔削仇士良官爵籍沒家貲先是士良致
仕其黨送歸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
以奢美^雜之使無暇及他事慎勿使之讀書親
近儒生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

至是宦者發其宿惡故有是命

胡氏曰士良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密矣然知
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踈斥之道以忠
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蠱君然後得安苟欲
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
我存之理其禍豈止踈斥而已哉士良之術
自以為為智實則愚也

五年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毀佛
寺僧
尼歸
俗

去之道士趙歸真等
復勸之故有是詔

上惡僧尼
耗天下欲

胡氏曰一身正氣為邪氣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補之然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跖伏於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伐也庸何愈此元魏用寇謙之會昌用趙歸真以去釋氏之類也釋氏蠹民心而耗其財誠宜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可而待歸真乎且佛教行乎中國又矣非一日所能廢絕誠欲廢絕之當使天下知其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鬻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

掃餘風亦殄矣

帝崩初上餌金丹得疾而道士以為換骨至是崩在位六年改元會昌光王立是為宣宗皇帝

餌音二食也

史斷曰武宗雄謀獨斷頗能振已去之威權澤潞阻兵不惑群言獨任德裕故能克上黨如拾芥取大原如反掌亂略底平紀律再張然惑於左道之言而信清虛之教躬受法籙築望仙觀立道門教授先生立崇玄館學士

荒唐謬愆何以立教雖能除去浮屠要非真見不惑特好惡不同耳奚足論哉

○宣宗皇帝名怡憲宗子也幼號不慧太和後益自韜匿文宗好誘其言以為笑武宗豪邁尤不禮之名為光叔武宗疾篤子幼宦官定策禁中詔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權勾當軍國事裁決咸當理人始知其有隱德焉尋即位韜音叨好勾當皆去聲更音庚○太和文宗年號○太
○李德裕罷翰林白敏中牛僧孺李宗閔等北遷貶僧孺為衡州長史宗閔為郴州司馬故曰北遷德

宣宗
有德
隱

裕三貶至崖州司戶以卒

三貶謂初貶為太子少保分司再貶潮州

司馬尋貶崖州司戶也崖州在海南

范氏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
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
不及也蓋度不為黨而德裕為黨是以度雖
為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
斥死海上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
黨多君子然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
一而已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

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羣而黨其能免乎

以令狐綯同平章事綯音批先是綯為學士上嘗

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綯使讀之又書貞觀政

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嘗與學士畢誠論

邊事誠具陳方略上悅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

即用為邊帥果稱其任誠音成稱去聲廉頗李牧皆戰國趙之良將也

學士
草澳
分處
語

通鑑誠為邠寧節度使招諭詢党項皆降上聰察強記嘗密令學士

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

曰處分語澳音郁處分音杵忿下同言區處分限也刺史有入謝而

出者曰上處分本州事驚入建州刺史于延陵

入辭上問建州去京師幾何曰八千里上曰卿

到彼為政朕皆知之勿謂遠此階階前則萬里也

建州屬福建今建寧府綯奏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

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

托此高興未必實然興去聲○杭州屬浙江嘗詔刺史毋

視可嚴朝上
仰不威臨

得外徙必令至京面察絢嘗徙故人為隣州便
道之官上問之曰詔命既行宜廢格不用宰相
可謂有權時方寒絢汗透重裘格音各止也言格止不行也重
平上臨朝對羣臣未嘗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
無一人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閑語一
刻許徐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常恐卿輩負朕
不得再相見背恩忘德曰負絢嘗謂人曰吾十年秉政
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殿名
嘗召韋澳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

水司南
火如北

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頭曰全未
全未尚畏之在屏音丙退也斷去聲又嘗與絢謀盡誅宦
官恐濫及無辜絢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缺勿
補自然消耗至盡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
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惡去聲水火喻相克而不相生也
范氏曰宣宗挾摘細微以驚服臣下小過必
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
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豈人君之德哉其
視輔相之臣禮貌甚恭而心實防之如遇胥

吏惟恐其敗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施設也今狐綯謀除宦官之法雖善終不面陳之而露諸奏牘易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歟

上餌方士藥疽發於背而崩在位十三年改元

太中長子立是為懿宗皇帝

長上聲

范氏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官握兵柄

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官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四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者豈不足為賢君哉

○

懿宗皇帝初名溫封郟王以無寵不得為太子

宣宗崩宦者王宗實立之更名漼

更音庚漼取根反

○

咸通元年浙東賊裘甫作亂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討斬之○三年置戒壇度僧尼○九年桂

浙東起賊

龐勛
作亂

州戍卒作亂桂陽屬廣西先是南詔稱大理皇

帝舉兵入寇陷播邕交趾播邕二州名播在南夷邕屬廣西

徐泗兵戍桂州過期不代遂作亂推糧科判官

龐勛為主擁兵北還所過剽掠至徐州囚殺節

度使陷諸郡泗州名屬淮詔遣康承訓討之以

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勛敗死賜赤心姓名李

國昌為大同軍節度使尋又為振武節度使赤

執宜子也大同軍即雲中郡屬山西代州號為振武節度

國寺設萬人齋○十四年遣使迎佛骨至京師上遣

法門寺迎佛骨羣臣皆諫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遂膜拜流涕宰相以下競施金帛○書法曰此憲宗諱謀之效也懿宗幸安國寺則設齋萬人迎佛骨則膜拜流涕至謂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帝崩不三月而酬其言事佛之福竟何如哉

帝在位十五年改元咸通子普王立是為僖宗皇

史斷曰懿宗器本凡庸流於近習所親者巷伯所昵者桑門以蠱惑之侈言亂驕淫之方寸欲無息忽得乎及釁結變陬姦生戍卒五嶺轉輸寰海動搖而况小人在位納賂崇私

專權亂政大臣忠諫斥逐避方是以干戈

野窮歲彌年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相聚為盜

蝟毛而起帝於是時方且削軍賦而飾伽藍

困民財而脩淨業今年幸安國寺明年迎佛

骨未幾帝遂晏駕良可歎夫

信宗皇帝名儂懿宗少子也年十三為宦官所

立儂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

息賦斂愈急水旱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

訴所在相聚為盜殍平表反餓死濮州人王仙

骨

○

奢侈日甚

王起芝仙

芝起曹州冤句人黃巢應之巢善騎射喜任俠

嘗舉進士不第與儂芝共販私鹽至是聚眾攻

剡州縣窮民歸之數月至數萬句音劬應騎皆

州皆屬山東冤句縣名仙芝攻陷汝鄭唐鄧寇鄂州陷安

州寇荆南與招討使曾元裕戰於申州而大敗

又大敗於黃梅斬之汝州屬河南鄂州屬湖廣

州屬河南今信陽州黃巢陷鄆沂濮掠宋汴南

渡陷洪虔吉饒信寇宣州入浙東為鎮海節度

使高駢所破遂趨廣南陷廣州出潭州北渡向

州屬河南今信陽州

汝州屬河南鄂州屬湖廣

州皆屬山東

冤句縣名

句音劬應騎皆

殍平表反餓死

上蜀黃大
奔巢號齊

襄陽敗於荆門復引而南陷宣州自采石渡江
已而渡淮陷申州入潁宋徐袞之境陷東都引
而西入潼關入長安上出奔蜀巢僭號大齊皇
帝為去聲○沂州屬山東宋潁三州屬河南
洪慶吉饒信五州屬今江西潭州屬湖廣即
郡長沙諸道發兵赴接接音院先是沙陀李國昌
之子克用為兵馬使戍蔚州大同軍諸將謀曰
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正英
雄功名富貴之秋李振武名聞天下其子勇冠
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遣人潛詣蔚

李用克
破賊克
復安

州說克用克用趨雲州取之河東昭義兵討之
而大敗克用寇忻代逼晉陽已而大為盧龍兵
所破蔚朔兵亦討敗其父國昌父子亡走達韜
使復冠為皆去聲說音稅違音恒韜音且○蔚
州雲州皆屬北平李國昌時為振武節度使故
曰李振武也忻州屬山西達韜韜
本韜韜之別部也居于陰山至是朝廷赦其
罪召其兵討賊克用將沙陀來賊憚之曰鴉軍
至矣連破賊復長安巢焚宮室而遁至蔡州節
度使秦宗權降之巢趨汴州克用等追擊大破
之未幾賊黨斬巢以降克用軍皆服黑
故號之曰鴉軍○克用

朱全忠襲克用

克用絕城出

之至汴州也朱全忠襲之全忠者巢將朱温也
 先為巢所遣攻隋同華尋以華州降賜名全忠
 為宣武節度使華去聲○同華二州並屬克用
 至汴州全忠館之甚恭克用乘酒頗侵之全忠
 不平發兵圍驛攻之克用醉左右以水沃其面
 告之克用乃張目援弓起而走會大雷雨晦冥
 扶醉乘電光絕城出汴人扼橋從者力戰得度
 而免克用還晉陽治甲兵表乞討全忠詔和解
 之不聽絕音墜繩懸而下也從去聲

范氏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辨
 是非桂直使人各當其所物各安其分而不
 相侵暴也克用有復唐室大功而全忠輒欲
 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仇而赴訴於朝廷是
 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為天子者詰其孰
 是孰非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
 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
 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不惟全忠無所忌
 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

亂榮王
作事

是藩鎮喜相征伐不復稟命以天子不足訴也書曰有罪無罪惟我在曷敢有越厥志刑罰者所以為天討也王者之於天下懲勸可不明哉

車駕發成都至京師上之奔蜀也宦者田令孜

實挾之自以為功權自己出孜音茲河中節度使

王重榮專安邑解縣鹽池令孜奪之遣邠寧節

度使朱玫等攻河中解夫聲重榮求救於李克

用克用方怨朝廷玫音枚不罪全忠上言玫等與全忠

鳳上
翔奔

長上
還安

吞互豪
噬相傑

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引兵赴河中

京師震恐令孜劫上奔鳳翔朱玫追逼不及立

肅宗玄孫襄王煊為帝玫將王行瑜斬玫煊奔

河中重榮斬首送行在上還長安煊音溫上在

位十五年改元者五曰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

德日與宦官相處而已天下大亂盜賊蠭起豪

傑因起其間互相吞噬朝廷不能制上崩壽王

立是為昭宗皇帝處上聲

史斷曰僖宗以童孺之年為宦者所立政在

內臣初無遠謀苟聲色毬獵足饜其欲則政
事一以付之固無怪矣巢寇本區區負販乘
亂鼠竊何足以媒大亂正由王室衰微奸回
誤計不五六年間攻陷州郡渡江渡淮如越
無入之境遂陷兩都汙穢宮闕乘輿播遷投
身無所時事寢乖天星示變或交流如織或
大如杯椀其為譴異抑又甚矣

○昭宗皇帝名傑僖宗之弟也僖宗大漸宦者王
復恭立之為太弟遂即位更名敏後又更名曠

昭宗
有恢
復之
志

克用
進爵
晉王

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
卑有恢復前烈之志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然
而內制於宦寺外有強鎮初志竟不遂大漸謂疾篤也
更音庚○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三
鎮舉兵犯闕殺宰相謀廢立聞李克用來討乃
去克用攻邠州斬行瑜將移兵岐華貴近恐沙
陀太盛止之克用自隴西郡王進爵晉王引兵
還晉陽華去聲將音漿岐即鳳翔府華即華州
胡氏曰克用於三鎮非有父兄之怨特為王

一
謀

室雪恥仗義而來昭宗不明陰疑克用偏黨
茂貞他日困辱凶終蓋始乎此謀矣又曰克
用於是正當入覲力陳茂貞不誅必為後患
之意不然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蕩清岐華
駐師郊畿釋戎服以見天子身輔朝政脩明
紀律使東寇不得西略王室安矣釋此不為
而區區疲力於幽州爭地於慈隰遂使全忠
先手遂移唐祚晉陽岌岌幾不自保豈非初
謀之不遠也歟

初克用屯渭北茂貞建憚之事朝廷甚恭克用
去二鎮復驕慢茂貞舉兵犯闕上出奔華州克
用遣下援又聞全忠營洛陽迎駕茂貞與建皆懼
奉上還長安遣援謂遣
兵救援也

范氏曰唐末藩鎮惟李克用最為有功雖嘗
跋扈而終不失臣節若倚為藩扞使太原之
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疑而不信
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強吞噬諸鎮卒滅
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

不亡者乎

先是嘗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便使出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者恐其不利於已交諫以為不可上不得已罷之上在華時宦官劉季述圍殺諸王十一人

胡氏曰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札瘥天關之患不然一身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况妻子哉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不教子不敢用小人不致失大柄為易世之後末流

李述
幽上
於少
陽院

之若此也唐室至此豈非祖宗詒謀有未善歟

至是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同平章

事崔胤說神策將孫德昭討誅季述上復位去少

聲說音稅○少宦官謀去胤時朱全忠有挾天陽院在東內

子令諸侯之意胤以書召之全忠舉兵來宦者

韓全誨等劫上如鳳翔全忠圍之茂貞遂殺全

誨等奉去上還長安聲

范氏曰崔胤本與韓全誨有隙故各倚強藩

全忠
盡殺
宦官

以為外掇而岐汴亦憑宦臣宰相以制朝廷
故胤全召忠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由
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足為將
來之求監哉

全忠以兵驅宦官盡殺之其出使外方者詔所
在誅之惟有黃衣幼弱三十人備灑掃宦官自
文宗以後廢置在其掌握至有定策國老門生
天子之號及是大被誅殺全忠由東平王進爵
梁王還汴

以其有中策立天子之功故稱國老以其視天子如試官之視舉人故稱門

生

司馬公曰宦官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
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
公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優
利語言辨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無
違忤之意使令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
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
近者日親遠者日踈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
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

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
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
未有如唐世者無他漢不握兵唐握兵也蓋
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
宗而唐之宗社因以丘墟矣為國家者可不
慎其始哉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閨闈之禁通
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
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強之直諫曹日升之
救惠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

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
人主不當與之謀議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
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豈可不察
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
故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胤襲之於
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
哀哉

全忠威震天下有篡奪之意胤懼為之備全忠
表請除胤密使其黨殺之遂請上遷都東京促

百官東行驅徙士民上謂侍臣曰鄙語云紇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泣下沾巾上至洛陽李茂貞等移檄以興復爲辭全忠將西討以上有英氣恐生變遣人入洛弒之上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七曰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子立是爲昭宣皇帝

樂音洛紇下沒反

史斷曰昭宗天姿明雋有恢復前烈之志然當是時奸臣擅權藩鎮跋扈而宦官方恃功

驕恣自號定策國老斥天子爲門生疾成膏肓不可揀藥可勝歎哉是故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不平之志中則楊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宸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流離東都至不得已遣使持密詔告難於四方而不聞一人惻然赴難者事勢至此瓦解土崩悲夫

○ 昭宣皇帝初名祚昭宗有廢太子裕已壯全忠

全忠
相
錫
加
國
九

惡之祚以幼得立更名祝全忠殺裕等九人皆
昭宗子全忠為相國加九錫帝在位仍稱天祐
不四年禪于梁尋被弒唐自高祖至是二十世
凡二百九十年而亡惡去聲
更音庚

史斷曰昭宣之時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
徧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闕雖欲不亡其可得
乎迹唐之有天下雖歷二十君然為子所逼
奪者三焉為婦所乘者三焉為賊所弒者五
焉為妻所殺者一焉為宦官所立者七焉為

所弒者三焉為所廢者一焉為方士所敗者
七焉其不為小人所惑者一二而無全德者
矣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天下而
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徧
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始也納君之妾
其後納父之妾者有之始也亂弟之婦其後
亂子之婦者有之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
天下亂之大者也故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
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攷論三代

而下漢四百年唐三百年享國最爲長久者
何哉蓋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其治具皆有可
觀然漢治雜霸唐治雜夷其治體之厯駁視
三代天地懸絕矣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之五下

